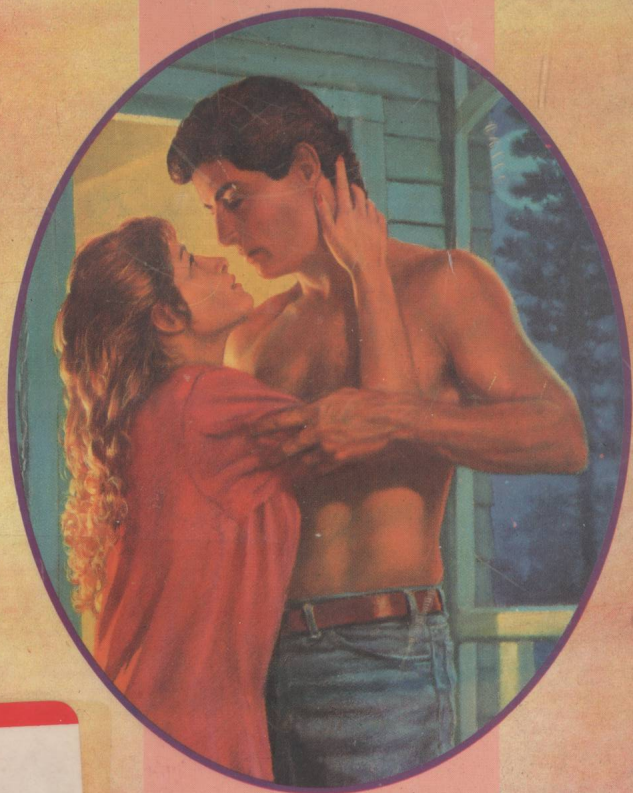


情迷浪漫小说

KISMET® Romances

情迷福思特

Foster love



· 里·赫德森/著 谢志国 黄正琦/译

By JANIS REAMS HUDSON



情迷福思特

[美] 杰·里·赫德森/著
谢志国 黄正琦/译

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迈托出版(远东)有限公司协办

(桂) 新登字 03 号

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
(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)
1991 年版译出

情迷福思特

(美) 杰·里·赫德森 著
谢志国 黄正琦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27000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1—20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1504—9 / I·988

定价: 6.80 元

眼睛湛蓝、体态娇美迷人的少妇莎拉·柯林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，她收养了因车祸丧母的五名孩子。孩子的父亲——特工摩根·福思特历经千辛万苦，从战火纷飞的中美洲逃回美国。四年的关怀备至，五名孩子对莎拉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，而担心孩子们被养母莎拉虐待的摩根却执意要带孩子们走。围绕着孩子们的去与留，摩根与莎拉坠入了爱河……

SMET™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，现已在中国注册。
书版权所有，书中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、
何手段进行复制、改编或摘录，侵权必究。
中人物纯属虚构，如有相似，实属偶然。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34)
第三章	(63)
第四章	(97)
第五章	(126)
第六章	(157)
第七章	(191)
第八章	(215)
第九章	(240)
第十章	(263)

第 一 章

摩根·福思特怒火中烧，一任发泄，语气粗暴地质问：“我的孩子们到底在他妈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就是福思特吧，”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人平静地说。“我是本森，你的新领导。欢迎你回国来。顺便问一声，从医院出来后你在干些啥？”

摩根不理睬新头儿的油腔滑调，十个手指支压在桌面上，俯身直逼本森的脸儿，气得周身血管噗噗跳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我的孩子们在哪里？”

“坐下说，坐下来嘛，我会告诉你的，”本森说。“坐，坐下来免得摔倒了。瞧你那副凶

神恶煞的样子。”

摩根闭上双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气，默数到十，缓缓伸直身子，使尽了每一份自制力才控制住了自己，没有一把将这个新上任的局长从软垫椅上提起来猛揍其脸。

摩根极不情愿地坐在气派的特大椅子上，面朝那张物品放得零零乱乱的特大号办公桌，心想：我回来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，他们一直在对我说谎，不讲真话。

他和他的搭档被秘密派往中美洲执行任务，时间讲定六个月。不料这一去却去了他四年多时间。他的搭档原来是个双重间谍，骨子里却是为那个被战乱搞得凋蔽不堪的、受共产党人支持的小国政府效力。头三年，摩根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，耐住性子让皮肤晒成棕色，这以后才从一个藏身地溜到另一个藏身地，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历经磨难，终于从那个小国逃了出来。

不幸的是，邻国也是炮火连天，内战正酣。他只好从一个内战之国逃到另一个战乱之国。

花了一年半他才逃生回国。

他首先询问的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们的情况。他们对他说，他的孩子个个都很好。他想马上见到他的孩子们，而他们却把他硬塞进医院治伤并希望他呆在医院里——仅仅因为他皮肤上有两个小伤疤。

今天早上，他对他们的躲闪搪塞伎俩再也无法忍受，从医院跑了出来，径直来到前妻在华盛顿特区郊区的住所，渴望见到四年多未见过面的孩子们，遇到的却全是陌生人。就是邻居他也一个不认识。周围的人，没有一个听说过乔伊斯·福思特和她孩子们的情况。

他双眼瞪瞧着办公桌后面的老人。本森一年前才主管全局工作。摩根对他一所知，毫无了解，眼下也不想了解。他想要晓得的事，就是他的孩子们在哪里。“我在等你说话，”他吼道。

本森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首先我向你保证，你的孩子们都很好。”

摩根咬紧腮帮等着。任由情感宣泄暴露可不是他的禀性，可是，可是，这是他的孩子们呀！妈的！仅仅因为得到组织上官阶更高的人的信任，有恃无恐的本森认为，不用作任何解

释说明，摩根也得相信他。

“在你们办理离婚时，你晓得你妻子怀孕了吗？”

摩根惊呆了，肌肉僵硬，呼吸不畅，心脏停跳。怀孕？又怀孕了？

“真遗憾，看得出来你真不知道。请允许我第一个向你祝贺你女儿安吉的诞生。”本森啪的一声打开桌上的一份文件夹。“她刚满四岁。”

摩根心里一阵激动，嘭的一声靠在椅背上。又一个女儿！安吉。他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他们在哪儿？”

“在俄克拉荷马。”

“什么？”摩根高声叫道，坐在椅子上，挺直了上身。“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做什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呀，福思特。恐怕没有一件事是令人愉快的。”

“你说过的，我的孩子都很好。”

“他们都很好，我保证。”

“那，干吗你不告诉我呢？”

本森撅起嘴唇，把文件夹抛到一边，说：“好吧，直截了当跟你说吧。在离婚后的第二年，你的前妻又结婚了。她和新婚丈夫及你的

五个孩子搬家到俄克拉荷马城。过了一年，乔伊斯和……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他的名字登在这里什么地方，”他说，朝文件夹摆了摆手。“嗯，他们结婚之后一年，他们两个，嗯……出了一次车祸。半夜，路上结了冰，一辆拖车失去控制。他俩压根儿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撞着了他们。两个人当场就死了。好在你的孩子们不在汽车里。他们现在挺好的。”

摩根闭上眼睛，头往后靠在椅背上。乔伊斯死了？离婚时，他俩之间实际上没有多少情感可言了。确切地说，他俩没有像朋友那样分手，但也不像仇敌那样悻悻离去，倒像是熟人平平淡淡分别。真难以想象她死了。

他知道他会黯然伤感的，但这里不是地方。四年来，种种可想象得到的死法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。到头来，她倒死得早些。

她的死对孩子们造成什么影响呢？谁在照看他们？他尚未开口问，本森说开了：

“因为找不到你或任何其他的亲戚，只好由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对你的孩子执行监护。他们现在在一个收养人家里。”

“一个什么？”摩根咆哮说，蹦离坐椅。

“库柏说你会不高兴的。”

摩根脸神冷峻，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嗓音压抑得尖细尖细的：“是你把我的孩子们搞到一个收养人家里的？”

本森与他对视着：“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回答吧，福思特，那你最好还是坐回椅子去。”

摩根仍然站着。“是你把我的孩子们搞到一个收养人家里的？”他重复问道，这次嗓门更大。

本森耸耸肩头，说：“首先要说的是，并不是我要这一切发生的。那是两年前的事，当时我还未接手情报局。其次，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。至少孩子们全都生活在一块。库柏亲自调查了解过那对夫妇的情况，一对名叫加利和莎拉·柯林斯的夫妇。根据他的调查，他们是好人，对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”

“他们是好人，这个我相信。”即使明白，他当兵时的最要好的朋友——库柏认为调查收养人情况的结果合格，这也不能使他的愤怒有所减轻。他的内心有一种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感觉。

“孩子们住在俄克拉荷马州中部乡下的一个家庭小农场里，”本森说。“养父是个会计，每天往返于农场和俄克拉荷马城。养母留在家里照看农场和孩子们。他们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。他俩很高兴收养这五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俩是本州唯一乐意五个孩子一起收养的夫妇。要不是全靠柯林斯夫妇，你的五个孩子在过去两年里肯定给拆散开了。”

“别在我面前说宽心话，本森。如果你看过我的档案，就会晓得，我对养父母及农场这一类事情可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。”

“能驱使五个身体强健的孩子为他们干这样那样的所有活儿，他们当然高兴啦，甭提还有州政府付给他们的收养金呢。我很清楚收养人的家庭是怎么回事。妈妈的，我本人就是在数十个收养人家庭里长大的。他们不仅得到不花分文的奴工，而且还得到报酬。若是孩子长大了有了工作，他们首先会将他的工资夺占去。别再跟我提收养人家庭的事。”

本森喟然汉了一口气，用手掌擦了一下脸：“这两个人可不是那样子的，福思特。对你的例行调查询问结束之后，我就安排你跟他们

取得联系，你可以亲自去了解嘛。”

“例行调查询问，去他妈的！现在我要汇报的事情，已是多年前的旧闻啦，我要去找我的孩子。”

“你回国的途中经过了一些国家，我们需要掌握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事。另外，还有一些事情是你想要弄清楚的。”

摩根犹豫地说：“比如什么事。”

“比如，你原先的搭档，加西亚，两个月前被杀死了。”

“这可是几年来我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。还有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得到有关加亚西的消息。立即派库柏去找你。我们正要向他发出指令时，你却回来了。”

摩根点点头，用不着为库柏担心，库柏会照看好自己的。但是，他的孩子——他的孩子急需要他呀。

“我给你提个交换条件吧，”本森主动提出说，“你告诉我们急需了解的那些国家的情况。我给你一份地图，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孩子。”

摩根不屑地嗤了嗤鼻子，说：“想要我再花几天，也许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，与此同时却让我的孩子们继续抓在陌生人手中，被迫干天知道的什么样的活儿，才得以捡吃饭桌上的残渣剩饭？我不干！”他将半个屁股坐在办公桌上，差点笑出声来。“我来给你提个条件，”他提出说，“你告诉我准确地找到我的孩子的办法，我把你们想要了解的事情用书面报告写出来，其中包括我所掌握的有关加西亚及其同伙的情况，并寄给你。”

“无法接受。”

摩根站起来。“那好，我自个去找他们，你可以去空想你的情报。我辞职，本森。”他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他走过一半走廊时，本森叫住了他：“你去俄克拉荷马城，到俄克拉荷马人道服务部所属的儿童福利处，见一位名叫汤姆·卡特莱特的先生。我通知他，你要去见他。”

摩根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转身便走。本森再次叫喊道：“给我的报告呢？”

没有放慢脚步，也没有转过身来，摩根只是偏了偏头，回答说：“你会收到报告的。但我

还是辞职不干了。以后我会告诉你将欠我的四年半薪水寄到什么地方。”

摩根将租来的汽车驶离双车道开上一条泥土路，跟在汤姆·卡特莱特的汽车后面。半个小时前他俩驶离州际公路，一会儿后，一块路标表明，他俩进入了俄克拉荷马州林肯县。在一个名叫米克的小镇里，他俩在显然是停车灯光指示牌的地方朝东拐了个弯，现正朝北驶去。

乡下真是气象万千，色彩纷杂：不时见到这里一座那里一座歪斜斜的木头小房子，家庭农场翠绿的田野里生长着紫花苜蓿，愈加茵绿的牧草地里现出东一群西一群的牲口，梦幻般的牧马场更是让人遐想联翩。摩根经过一座浸礼会教堂，见教堂前面醒目地挂着一块拼写错误百出的牌子，不由得咧嘴而笑，经过下一个教堂时更是哈哈大笑起来——教堂后面耸立着不伦不类的附属建筑物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一会儿后，他更是笑得走了神儿，几乎将车子开出了路面：县里的道班工人——管他是谁呢——在公路上新涂刷了车道线，涂刷前没

有把公路上动物的残骸清除掉，结果将鲜亮的黄色中心线刷在一头辗死的臭鼬尸身上。

一想起那个景象，摩根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后来他沉默下来。对开怀大笑感到陌生久违了，不自在。最后一次看见好笑的事情哈哈大笑的景情，他完全记不起了。这个想法使他冷静下来。

他心里非常明白，这两年来他的孩子们被迫面对的情况——眼下他正要亲自去察看的情况，会使他更加冷静。

泥土路上尘埃滚滚，他不得不放慢车速，远远落在卡特莱特后面。即使车窗全关闭起来，钻进车里的尘埃还是呛得人出不来气儿。

黄色的尘埃，黄色的泥巴路。他摇了摇脑袋。他在丛林里呆得太久了——丛林里的泥土黑油油的，又肥沃又湿润。尽管以前他从未见过俄克拉荷马州的泥土，但他知道俄克拉荷马州的泥土是红色的。他曾去过乔治亚州，那儿的泥土很相似。

这儿的泥土不像乔治亚州泥土那样深红，而是淡黄色，略带粉红。

由于紧握方向盘，指关节都发白了。摩根

心中思忖，柯林斯的家到底有多远呢，他们到那里后见到的会是个什么情景呢。

为了向人打听他孩子们的情况，他会见过他所能想起来的人，对前来调查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要尽种种威胁手段，用尽了手头的所有的官方渠道。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华盛顿去查对他说的事情，最后终于对他说出了他急切想要知道的事，卡特莱特甚至自告奋勇带他到他的孩子们那儿去。

卡特莱特一再极力向他保证，他的孩子们过得很好，后来又使自己的努力前功尽弃了：他对摩根说，就在柯林斯先生和妻子收养那五个孩子与他们一起生活之后不久，柯林斯先生便死了，近两年来一直是柯林斯太太在照看孩子们。

这就是对他的所谓一再保证？多么有利可图的机会。一个孀居的女人要独自一人经营农场，她当然要把孩子们留在身边，不然怎么使农场的活儿干得完呢？也许，她正需要州里支付给她的那些收养费呢。

他可不会一再相信这样的保证。

黄色尘土飞扬、布满车辙轮印的道路在一